

婚禮現場：
主持人為什麼不早說？

曾令潔 著



除了事先彩排、確認細節之外，主持人在婚禮過程更必須隨時standby，幾乎沒有空檔用餐。

當我終於能好好坐在休息室裡吃便當，新人送客也到了尾聲。

那時，有幾位穿著西裝的人走進來，在我隔壁桌坐下，其中一位是新娘的弟弟。

「這位是新郎的表哥。」弟弟向另外一位介紹他身旁的大高個兒。

「您好。」

「您好。」

我試圖給眾人一個微笑，但他們完全無視於我的存在，我只好繼續吃燒肉。大方的客戶就是不一樣，幫婚禮工作人員訂的便當是雙主菜，估計一個要200元以上；新人一共訂了18個便當，主持人1位、攝影師6位、錄影師4位、樂手5位、新祕2位。

結婚需要請到6位攝影師、4位錄影師嗎？我從來不對



此發表任何評論，因為這就如同當別人要請我主持婚禮的時候，身旁親友問：「有必要再花錢請主持人嗎？飯店不是有附免費的嗎？」一樣多事。

「表哥，我們算了一下，以今天的總金額來看，扣掉上次我們女方先代墊的10萬元，平分之後是我們各拿52.4萬。」哇嗚！這場婚禮才請了20桌，看來每一位來賓都送出豐厚紅包。好的，其實不該偷聽，但他們好像不在乎。

「不好意思，代墊的10萬元是指哪個餅？上次的大餅我們有用85折的優惠券，應該不是10萬元才對，再麻煩您確認。」表哥開口說話。

「表哥，是這樣的，跟您說明一下，雖然當時有85折券，一共是8萬5千元，但今天樂團有再多請一位樂手老師，要加價1萬5千元，所以正好抵消。」

「樂團好像是你爸爸要請的，費用不應該由我們男方這裡負擔吧？」新郎表哥不僅記憶力好，而且清楚每一項花費。

「嗯……樂團這部分……」弟弟低頭翻手中的文件，我趕快專心看手機，假裝沒聽見這段對話。「……樂團的部分……那還是我等一下再去問姐姐……」

「這我確認過了，不然你就先註記一下吧！反正我們就是拿52萬4或53萬9嘛！」

弟弟接著說，「嗯……對……那還有今天停車費的部分，因為最後發出去15張停車券，飯店這裡有半價優惠，所以總共是……」

話還沒聽完，新郎表哥就起身走出門，把剛拍完送客照的新郎請了進來。

「姐夫！」弟弟也很恭敬地站起來。

「停車券的部分，我來出就好。是多少？600嗎？」

弟弟點點頭，沒有說話。

我看著桌上還沒動過的5份餐盒，可能是攝影團隊們的吧！他們大多更沒有空閒坐下來好好吃東西，但凡新人在主會場，或是步行中與賓客們互動，甚至新娘換造型時，都要緊緊跟在一旁拍攝；除非漢堡類的食物能單手讓他們迅速扒幾口，否則整場餓肚子都是極為可能的，但此刻的我，唯一想到的是：總計價值超過一千塊的五個飯盒，如果浪費了，會不會又引發新的爭論。

每個家庭、每場婚禮，都有不同的收禮狀況，最普遍的是男女雙方各有一張收禮桌，哪邊親友就給哪邊。有些



人考量是：這樣容易判斷要怎麼發送喜餅（通常女方親友才有喜餅可以拿）；有些人則是因為，許多賓客是父母的長輩朋友，紅包錢的去向也代表了「你的人脈歸你、我的人脈歸我。」

新人要怎麼收禮，沒有絕對標準，但在桌前聽見叔叔嬸嬸們大喊：「欸！不對啦！這裡是給女方的啦！我們是男方的！」彷彿在畫楚河漢界，一點都不像要成為「一家人」的樣子。

我坐在休息室，聽見對紅包錢如此錙銖必較的細節，這是頭一次，而且還是建立新家庭的第一天呢！

這時代，為了「保護自己」，你的錢、我的錢完全分明，簽署婚前財產、婚後財產歸屬契約的新人比比皆是；尤其這場婚禮怎麼說也屬於高規格，貴賓們大有來頭，可見主人家的經濟地位在一定水平之上；或許今天雙方派出的「算帳人馬」，並非全然是新郎、新娘本人的意思，還包括雙方家長的堅持。

可是，**婚姻畢竟是盟約，不是契約。**

契約要載明雙方必須履行什麼條件，屬於一種交換行為；盟約不在乎你要給我什麼、你要為我做什麼，因為無論如何，我都承諾要愛你。如果在金錢上無法合一，記得

誰少拿一萬五，或者誰多付600元，究竟是更成就一段美好婚姻，還是反而埋下日後傷害的種子？

但願「無論健康或疾病、無論貧窮或富裕，我都會愛你」的誓言，不是婚禮當天提供錄影師捕捉的素材而已；「無論你把房子登記在我名下、無論孩子奶粉錢是否靠你一個人賺，我都會愛你」，可能更具象傳達何謂真正的婚姻盟約。

當天主持回家，把領到的尾款存進我和先生共同帳戶時，很想驕傲地跟他說一句：「今天你老婆有貢獻噢！」但看著他在家早已把衣服曬好、地板拖好、水果削好、碗盤洗好，就決定安靜了！抱抱他，不問今天水果是用誰皮夾裡的錢買的，才是我心目中「合一」的生活。





16 雨中婚禮

有時我會協同朋友去飯店場勘，95%的目的是爲了讓他們心安，剩下5%是我喜歡聽專業人士如何與新人「溝通」。

婚禮廠商：管你餐廳、攝影、錄影、新祕，全都是「服務」。服務不一定要卑躬屈膝，但笑顏和禮貌是基本，樂意盡所能解決問題是關鍵。事實總超乎想像，這年頭沒幾間婚宴會館和飯店人員有達到我心中的標準，他們簽約前後是兩張臉；兩張臉，不是指簽約前和顏悅色、簽約後臭臉相對，而是有沒有把這場婚禮，當成世間美麗的一期一會。

「請問左右兩旁的柱子，我們可以投影進場唱歌的歌詞嗎？」新人問。

「不好意思，沒有辦法。」官方回答。

「嗯……噢……好吧！」新人覺得很惋惜。

「請問妳說『沒有辦法』的意思，是指沒有能操作設備的人力？還是這樣會看不清楚？因爲如果目前可以投影婚紗照，應該也可以投影歌詞才對，我們會把歌詞放在同樣的ppt裡。」以主持人的角色來說，這些問題太雞婆了，但以好奇寶寶的身分來說，只是正常發揮。



「就是沒有辦法，這裡沒辦法用來投影歌詞。」餐廳人員重覆了一次結論，仍然沒有正面回答，她收起笑臉，繼續往前。

「這個廳的燈光有三階：第一階最暗，第二階在左右兩側，第三階全亮。阿瑟，給我一個左右兩側的燈。」她命令燈光人員，現場一片光明，「不是！阿瑟，這是全亮，我要它的前一個，左右兩側那個。」視線突然變得微弱，「阿瑟，我是說左右兩側，你現在弄的這個又變成最暗了。」

「請問那天操作燈光的是你們人員嗎？還是新人可以找自己的親友呢？」我問。

「控制臺只有我們人員可以操作，如果有需要，可以請一位親友到控制臺提醒。」

「OK！因為第一次進場他們要的光是二階，走到親友那兩桌時，就要換三階，而且必須直接打對，找一位專職親友或許比較知道這些細節。」

「當天的燈控，也是今天這位專職，不會換人。」

就是這樣才令人擔心啊！

「那我們等一下能跟他稍微溝通嗎？」

「他已經很了解了，今天是我沒用耳麥，所以他聽不太清楚，婚禮當天我會戴耳麥。」

這些人，在極盛時期一天都至少接兩場活動，對他們而言，走個流程只是上班形式，所以並不謹慎；但對新人而言，一生一次的婚禮，到底為什麼不能好好認真對待？

Yeah，很多新人其實沒那麼care，可能因為他們個性本來就不拘小節，可能因為他們舉辦婚禮只是為長輩走個樣子，可能因為他們更在乎兩個人是否開開心心過一生。

薇純與家慶，是一對笑起來長一模一樣的俊男美女，他們在共同朋友的party認識，不到五天就決定在一起了，交往五年後結婚。婚禮辦在神神祕祕的山林餐廳，導航顯示已到達，你環顧四周，只想問一句：「這裡有人嗎？你在跟我開玩笑嗎？」

他們的婚攝，是業界一位號稱史上最難預約的大師，無論沙漠曠野、深山海底，每一張作品都像國際大片的劇照；新祕是女明星御用造型師，偶爾會接綜藝節目的通告，她本人也很親切，在空檔（主動）（免費）幫我重新捲了髮尾。

薇純說她找的人，都是她仔細研究一、兩年的精選名



單，對於擔任婚禮主持人的我而言，這是極高恭維；哪怕這地方鳥不生蛋，我也要主持到讓鳥兒歡喜快樂。

山上的天氣灰濛濛、雲層很厚，下午飄過小雨，草地全溼。薇純超期待在草坪證婚，但餐廳人員建議取消室外，因為一切就緒時，賓客們開始隱約聽見雷聲；餐廳人員火速衝進室內、準備佈置證婚會場，走廊上人滿為患，大家拿著雞尾酒等待。

「現在有下雨嗎？」薇純問。

「目前沒有，但好像快了。」總召回答。

「那我們趕快開始吧！」薇純開心地跳起來，還沒穿高跟鞋就準備走出房間。

賓客的腳步稍有遲疑，開始緩慢移駕室外；座椅全是濕的，所以新人決定讓大家自由站立。薇純與家慶在入口的白色小柵欄就定位，兩對伴郎伴娘也就緒了，我站在前方的司儀臺，一滴雨打在我的臉上。

總召對我比了一個OK的手勢，我講完開場白之後，男女賓相雙雙走進玫瑰花圈。滴答、滴答……又開始飄雨了，大家很客氣地沒有撐傘，有些賓客拿起程序單擋雨。

輪到薇純和家慶進場時，轟隆雷聲巨響，不到半秒鐘，大雨毫不留情傾盆而下。「嘩——」雨聲之大，蓋

住了室外播放的輕音樂；現場有些騷動，賓客們紛紛拿起傘，難免遮住一些視線，有人甚至快步跑回長廊躲雨，眼神還捨不得離開新郎新娘。

現在要再挪回室內證婚應該是不可能了，但雨大成這樣，怎麼辦？總召走過來，示意我繼續進行沒問題；我看著薇純的瀏海，被雨打成一根一根麵條，婚紗在雨水的加持下，彷彿又多了一公斤重，這顯然不是女孩們的夢想婚禮啊！

這時刻的薇純跟家慶，是什麼樣子呢？

他們兩個都笑得好開心！挽著手，大笑！

走路速度努力加快，卻沒有成功；伴郎、伴娘也在拍手歡呼著，好像鼓勵眼前這對參賽選手儘快抵達終點那樣。雨大到我快聽不見任何聲音了，這大概是我主持過屬一屬二荒謬又開心的證婚典禮，最後走廊上一堆人喝著薑茶、排隊等著用吹風機，令人懷念起學生時期的營會，好青春啊！

在大家準備烘乾自己的過程，看著新郎、新娘、雙方主婚人和賓客，我重新思考婚禮的意義。我總是幫新人打預防針，告訴他們婚禮無可避免會有突發狀況，能力所及範圍，當然力求盡善盡美，但不一定能100%照劇本走；即使做了萬全準備，音樂還是可能會播錯、走路可能會跌



倒、長官致詞可能會胡亂發揮、麻吉可能會塞車遲到，座位吧！即使每張椅子放了名牌，賓客也很難準確坐在對的位子。

但，那又如何？

新人們該在乎的是那「一天」，
還是接下來的「一生」？

今天的天氣，要換作一些追求「完美」的新娘，可能早就崩潰了，妝哭花了、氣到炸了、婚也不想結了；薇純和家慶則是笑著走在雨裡，幽默感十足。他們不在意幾乎聽不見的進場配樂或沾滿泥土的裙擺，反而開懷牽著彼此，彷彿正在經歷旅途中一段精彩難忘的大冒險。我很少在婚禮現場這麼肯定，但我內心深深相信，他們一定會繼續幸福下去。